

高尔基
自传体三部曲

В людях

安 东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在人间

高尔基
自传体三部曲

在人间

安东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人间/(俄)高尔基著;安东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1.9

ISBN 7-5327-2670-3

I. 在... II. ①高...②安... III. 长篇小说-俄罗斯-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20190 号

М. Горький
В ЛЮДЯХ

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8-ти
томах, т. 9, Гослитиздат, Москва, 1962 年版译出

在 人 间
〔俄〕马·高尔基 著
安 东 译

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 125 插页 5 字数 299,000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-8,000 册

ISBN 7-5327-2670-3/I·1557

定价: 18.10 元

责任编辑：顾生根

封面设计：陶雪华工作室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网址：www.stph.com.cn

我开始外出谋生，在城里大街上的一家“摩登皮鞋”店里当“学徒”。

我的老板是个头矮小的胖子，脸色灰褐，布满皱纹，牙齿发黄，眼缝里沾满了湿漉漉的眼屎。他看上去像个睁眼瞎，为证实这一点，我不时地做鬼脸。

“别做鬼脸，”他一本正经地轻声说道。

这双浑浊的眼睛居然能看到我，使我心里很不痛快，我不相信他能看到我——也许，老板只是猜想我在做鬼脸。

“我说了叫你别做鬼脸，”他又提醒我，可是声音更轻，厚厚的嘴唇几乎一动不动。

“别挠手，”我听到他干巴巴地轻声说。“现在你是在城里大街上第一流的店里干活，你得记住这点！当学徒应该像泥塑木雕一样，一动不动地站在店门口……”

我不明白什么是泥塑木雕，可是两手发痒，又不能不抓挠，因为我的两只手从手背到胳膊肘长满了红斑和疥疮，疥癣虫咬得我难以

忍受。

“你在家干什么的？”老板端详着我的手问。

我述说起来，他一边摇晃着长着一头密密的灰白头发的圆脑袋，用替我受委屈的口气说：

“捡破烂比要饭和偷东西还不如。”

于是我不无得意地说：

“我过去也偷过东西。”

他一听，马上伸出两只猫爪似的手按在一张斜桌面的账台上，惊恐地睁大两只目光呆滞的眼睛盯着我的脸，嘟嘟囔囔说：

“什么？你过去也偷过东西？”

我向他解释过去偷东西是怎么回事。

“哦，这种小事我是不会计较的。不过，要是你现在偷我店里的皮鞋或者钱，我就抓你去坐牢，一直关到你成年……”

他虽然讲得不温不火，我却惶惶不安，从此对他更加没有好感。

除了老板，在这家店里做买卖的还有我的表兄，亚科夫家的萨沙和大掌柜——一个脸色红润，动作利索，喜欢唠叨的人。萨沙经常穿一件红褐色的常礼服，里面衬着胸衣，脖子上系着领结，裤腿散在外面，不塞在靴筒里。他盛气凌人，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。

外祖父领我来见老板，请萨沙帮助我，教教我怎样干活，这时他却煞有介事地皱起眉头，提醒外祖父说：

“你叫他一定要听从我！”

外祖父把一只手按在我的头上，硬要我向他点头致意。

“你要听他的话，不管是论年龄还是论职位，他比你大……”

萨沙瞪着眼睛对我说：

“记住你外公说的话！”

于是从第一天开始，他就竭力摆出一副老大的样子。

“卡希林，别老瞪着眼珠子，”老板常常提醒他。

“我没有啊，”萨沙低着头说，可是老板还是一个劲儿地说他：

“别耍小孩子脾气，顾客见了，以为你是头公山羊呢……”

大掌柜不失礼貌地笑着，老板怪模怪样地咧着嘴巴，萨沙的脸涨得通红，赶紧躲到柜台后面去了。

我不喜欢听这些话，许多话我都听不懂。有时候我似乎觉得这些人说的都是外国话。

每逢有女顾客走进店堂，老板就把手从衣袋里拿出来，抚摸着唇髭，脸上露出一副甜甜的笑容，可是却挤出了满脸皱纹，丝毫没有改变瞎眼的模样。大掌柜笔挺地站着，两条胳膊紧紧地贴在身子两侧，手腕却毕恭毕敬地悬空着。萨沙胆战心惊地眨着眼睛，竭力藏起自己一对金鱼般的眼睛。我站在门口，偷偷地抓挠双手，留意着他们做生意的一套规矩。

大掌柜跪在地上，张开五指替女顾客试鞋。他的手在发抖，小心翼翼地触摸着女人的脚，好像惟恐把那双脚碰断似的。其实，那只脚肥得出奇，活像一只瓶口朝下的长颈酒瓶。

有一次，一位太太蜷缩起身子，登着一条腿说：

“哎哟，你弄得我好痒痒啊……”

“这是出于礼貌，”大掌柜赶紧热情地解释说。

我看着他女顾客这副甜腻腻的样子，觉得十分可笑。为了不笑出声来，我只好背过身去对着玻璃门站着。可是我又忍不住想看看他们怎样做生意，因为大掌柜的这一套手法真的把我逗乐了。同时我在想，我无论如何都学不会像他这样有礼貌地张开五指量脚的尺寸，这样灵巧地把皮鞋穿到别人的脚上的。

老板常常离开店堂，走进柜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，并且把萨沙也叫进去，只留下大掌柜一对一地应付女顾客。有一次，他摸过一个红发女顾客脚后，就把三个指头撮到一起，送到嘴边吻了一下。

“哟，”那女人吸了一口气说，“瞧你这淘气鬼！”

可是，他鼓起腮帮子，使劲咂了一下嘴：

“啧啧！”

我禁不住哈哈大笑，生怕笑得摔倒在地，赶紧抓住门把手，门一下子打开了，我一头撞到门玻璃上，把门玻璃撞得粉碎。大掌柜用脚

躁我，老板用戴在手指上的又粗又大的金戒指猛敲我的脑袋，萨沙也动手拧我的耳朵。傍晚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厉声呵斥我：

“你竟做出这种蠢事，会被老板撵走的！哎，你说，这有什么可笑的？”

我解释说，要是太太们都喜欢大掌柜，生意会更加兴旺。

“即使那位太太家里有鞋，她也会再来买一双的，为的是看一眼这位讨人喜欢的大掌柜。可是你，连这一点都不懂！真让人操心……”

这话说得我很生气，谁也没有替我操过心，尤其是他。

每天早上，厨娘，一个满脸病容、爱发脾气的女人，总是提前一小时把我叫醒，然后再去叫醒萨沙。我起身后，先把老板一家、大掌柜和萨沙的鞋子、衣服洗刷干净，接着烧茶炊，给所有的火炉送劈柴，最后洗好装午饭的提盒。到了店里，我就扫地，抹灰尘，烧茶水，给顾客送货，然后再回家去取午餐。这时我站在门口迎客的活儿就由萨沙来替代。他意识到这个差使有损于他的尊严后，就开口骂我：

“这家伙！让我来替你干活……”

我心里很难受，很寂寞，因为我过惯了放荡不羁的生活，从早到晚流浪在庫納維諾的沙土铺设的大街小巷、浑浊的奥卡河的岸边、田野上和树林里。可是，在这儿，没有外祖母，没有伙伴，没有人和我说说话，生活使我恼怒，它向我揭示了丑恶虚伪的内幕。

常常发生这样的事：女顾客什么也不买，看一下就离店而去。这时他们三人觉得受了委屈。老板立刻敛起甜甜的笑容，吩咐道：

“卡希林，快把货收起来！”

接着，就骂起娘来：

“嘿，这头母猪闯到这儿来啦！这蠢娘儿们在家里呆腻了，就出来逛商店。你要是我的老婆，瞧我怎么教训你……”

他的老婆，形容干瘦，黑眼珠，大鼻子，常常朝他跺脚、吼叫，就像对仆人一样。

我常常看到他们在熟识的女顾客面前低头哈腰，喋喋不休地说

着客套话，等把这个女顾客送走，他们马上就用了不堪入耳的脏话咒骂她。我真想跑出去，追上那个女人告诉她，他们怎样在背后说她坏话。

当然，我知道人们总喜欢在背后说对方的坏话。可是，这几个人说别人的坏话特别令人厌恶，似乎有人承认他们是社会的英才，任命他们来当世界的审判官。他们看到谁都嫉妒，从来不称赞别人，总要从碰到的人身上找到一点碴儿。

有一天，一位少妇走进店里，她容貌艳丽，眼睛里流光四射，披着一件镶着黑皮领子的丝绒斗篷。毛皮衣领衬着她的脸蛋，仿佛一朵绽放的奇葩。她摘下斗篷，交给萨沙，越发显得漂亮了：窈窕的身材，外面裹着一件青灰色的绸衣，耳朵上钻石闪闪发亮。她使我联想起美丽的瓦西丽莎^①。我敢肯定，她就是省长夫人。他们像突然见到一团红彤彤的火似的，对她特别殷勤，低头哈腰，说一连串的客套话。他们三个人像魔鬼似的在店堂里窜来窜去，货柜的玻璃上不时地掠过他们的影子，使人觉得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在燃烧，都在熔化，眼看就要变成另一种模样。

可是她很快选中一双价格昂贵的皮鞋，走出店门后，老板马上啞一下嘴，憋着嗓音说：

“这条母狗……”

“总之，是个女戏子，”大掌柜轻蔑地说。

于是他们开始议论这个女人有哪些情人，怎样纵酒作乐。

有一次，老板吃完午饭，到店堂后面一个小房间里睡觉去了，我趁机打开他那块金怀表的表壳，往机芯里滴了一点醋。不一会儿，我见他睡醒后，捧着怀表走进店堂，神色慌张地嘟哝道：

“真想不到！怀表一下子冒汗了！以前从来没有过——怀表会冒汗！莫非是不祥之兆？”

我见这情景，心里暗暗高兴。

^① 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美人儿。

尽管店里和老板家里活儿一大堆,我却好像整天昏昏沉沉地生活在寂寞无聊之中。我常常在想:我该做些什么,好让他们把我从店里赶出去?

几个满身披着雪花的人从店门外面默不作声地一闪而过,看来他们是在给谁送葬,把遗体运送到墓地去,可是误了时间,于是急匆匆地在追赶前面的灵柩。街上的马车摇摇晃晃,艰难地驶过一个雪堆。从鞋店后面的教堂钟楼上,每天传来凄凉的锒锒钟声:大斋到了。钟声回荡,犹如软软的枕头敲在人们的头上,虽然不疼,却让人头脑麻木,耳朵震聋。

有一天,我正在店门口的院子里打开一只刚刚收到的货箱,一个教堂守门人走到我跟前。这是一个歪肩膀的小老头儿,身子软绵绵的,好像是用许多碎布缝起来似的。他衣衫褴褛,仿佛被狗撕破了一样。

“唉,好心人啊,偷一双套鞋给我穿穿吧,行吗?”他对我说。

我没有吭声。他坐到一只空箱子上,打了个呵欠,在嘴角画了个十字^①,又开口说道:

“偷一双吧,啊?”

“偷可不行!”我对他说。

“大家都在偷。你可要敬重我这个老人啊!”

他和我周围的人不一样,挺讨人喜欢。我觉得他完全相信我会替他偷东西,于是我答应他从气窗里把套鞋递给他。

“这就对了,”他平淡地说,并没有显得十分高兴。“你不会骗我吧? 嗯,嗯,我看得出来,你是不会骗我的……”

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,用鞋底蹭蹭脏兮兮的湿雪,然后点燃陶土烟斗抽起烟来。突然,他吓唬我说:

“要是我骗你呢? 要是套鞋到手,我马上拿到老板那儿,说是你用半卢布卖给我的,那该怎么办? 那双套鞋起码值两卢布,可你只卖

^① 按迷信的说法,这是为了避邪。

半卢布！钱都买甜食吃了，啊？”

我默不作声地看着他，似乎他已经这样做了。可是他依然轻轻地、鼾声鼾气地说着，看着自己脚上的靴子，一边不停地吐出淡蓝色的烟雾。

“比方说，这原来是你家老板指使我这么干的，他说：去替我试试这孩子，看他是不是小偷？！那到时候该怎么办？”

“那我不给你套鞋了，”我生气地说。

“你既然答应了，现在就不能不给！”

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把我拉到跟前，用一只冰冷的手指敲我的脑门，懒洋洋地继续说：

“你怎么空口说白话，喏，快去拿来！”

“是你自己求我的。”

“我要你干的事情还多着呢！我要你去抢劫教堂，你怎么样？会去抢劫吗？难道能随随便便相信一个人吗？唉，你呀，小傻瓜……”

他把我推开，站起身来。

“偷来的套鞋我是不要的，我不是老爷，要穿什么套鞋。我不过说着玩的……我看你人挺老实，到复活节，我让你上钟楼去敲钟，再看看全城的风光。”

“我熟悉这个城市。”

“从钟楼上往下看，它更漂亮……”

他靴尖陷进积雪里，慢吞吞地走到教堂的拐角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闷闷不乐，提心吊胆地思忖：这个小老头儿是真的说着玩的，还是老板派他来试探我的？我害怕再踏进店堂。

突然，萨沙跳进院子里，大喊一声：

“你在磨蹭什么？”

我突然怒不可遏，操起钳子朝他挥了一下。

我知道他和大掌柜经常偷老板的东西：他们先把偷来的皮靴和皮鞋藏进炉子的烟囱里，然后在离店的时候把它们塞在大衣的袖管里。他们这样做，我很讨厌，也使我害怕，因为我记得老板是怎么威

吓人的。

“你偷东西？”我问萨沙。

“不是我偷东西，而是大掌柜偷东西，”他口气严厉地对我说，“我只不过帮助他。他对我说：‘你帮我干！’我当然要听他的，要不他就会暗算我。说到老板，他自己过去也当过大掌柜，对什么都一清二楚。你可不要多嘴！”

他一面说一面照着镜子，学大掌柜的样子，不自然地张开手指整整脖子上的领结。他不遗余力地向我摆出一副老大的样子，在我面前抖威风，扯开粗嗓门对我吼叫，要是吩咐我做事，就把胳膊向前一伸，好像要把我从他跟前推开似的。我的个头比他高，力气也比他大，可是瘦骨嶙峋，笨手笨脚。他呢，长得壮实，胖乎乎的，面容油光光的。他穿着礼服，散着裤腿，看上去神气十足，仪表堂堂，然而在他的身上总有一种让人看了不顺眼、令人发笑的东西。他恨厨娘，一个古怪的婆娘，她的心肠是好是坏总让人摸不透。

“我最最喜欢的是看打架，”她睁大一双火辣辣的黑眼睛说，“不管什么样的打架，对我来说都一样，公鸡也好，狗也好，大男人也好，只要是打架，对我来说都一样！”

当她一看见院子里的公鸡或者鸽子斗起来，马上放下手里的活，望着窗外，全神贯注，一声不吭地从头看到尾。每天傍晚，她就对我和萨沙说：

“你们这两个孩子干吗闲坐着，还不如打一架呢！”

萨沙生气地说：

“蠢娘儿们，我可不是小孩子，我是二掌柜！”

“哦，这我倒没看出来。在我眼里，没娶媳妇的都是孩子。”

“蠢娘儿们，木瓜脑袋……”

“魔鬼聪明，可是上帝不喜欢它。”

她的这番话使萨沙感到特别恼火，他也开始用话逗她，可她呢，轻蔑地对他使白眼，并且说：

“哎，生出你这只小蟑螂，那是上帝的错误！”

他不是一次教唆我趁厨娘睡着的时候往她脸上抹黑鞋油或者烟灰，往她的枕头上扎大头针，或者用别的什么办法跟她“开玩笑”；可是我害怕厨娘，再说，她睡觉的时候很警觉，常常醒来；她一醒过来，点上灯，就坐在床上，眼睛直瞅着墙角。有时候她绕过炉子走到我跟前，把我叫醒，用嘶哑的声音求我：

“我睡不着，列克塞伊卡^①，我心里有点害怕，你跟我说话吧。”

我半睡不醒，也不知对她说些什么，她默默地坐着，晃动着身子。我似乎觉得，她那热乎乎的身子散发着蜂蜡和神香的气味，很快就要死了。也许，她一头倒在地上就死了。我好害怕，说话的嗓门也变大了，可是她止住我，说：

“嘘！要是那帮坏蛋醒来，还以为你是我的姘头呢……”

她始终用同一种姿势坐在我旁边：弯着腰，两只手插在两膝盖中间，用尖尖的膝盖骨把它们夹得紧紧的。她的胸脯平平的，甚至透过厚厚的粗麻布衬衣能见到一根根肋骨，就像干裂的木桶上的铁箍。她默默地坐了很久，突然喃喃地说：

“还是死了好，免得老是生闷气……”

有时她突然问别人：

“瞧，我活到现在还不死，有啥意思呢？”

“睡吧！”她打断我的话头说，接着挺挺腰，不一会儿，她那灰白色的身影就悄没声儿地消失在厨房的黑暗中了。

“巫婆！”萨沙背地里这样叫她。

我对他说：

“你要当面这么叫她！”

“你以为我怕她？”

可是他马上又皱起眉头，改口说：

“不，我不会当面这么叫她！兴许她真的是巫婆……”

她看不起任何人，对谁都发脾气，即使对我也毫无怜悯之情，一

^① 列克塞伊卡及后面的列克塞伊均为高尔基的名字阿列克塞的昵称。

到早上六点，就来拽我的腿，嚷道：

“瞧你，还在睡大觉！抱劈柴去！烧茶水去！削土豆去！……”

萨沙醒来，拖长了声音说：

“你嚷什么？我要告诉老板，你吵得大伙儿没法睡……”

她一面在厨房里急匆匆地挪动着两条干瘦的腿，一面用布满血丝的蒙眬睡眼斜睨着萨沙，说：

“哼，你这该死的！我要是你的后妈，瞧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
“你这老不死，”萨沙骂道。在去鞋店的路上，他怂恿我说：“得想法子把她撵走。得偷偷地在她做的菜里多撒些盐；要是她烧的菜都咸得不得了，老板就一定会赶她走。要不，放煤油也行！你干吗在一边看热闹？”

“可你呢？”

他气冲冲地说：

“胆小鬼！”

我们亲眼目睹厨娘死去：她弯下腰，正想端起放在地上的茶炊，突然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好像有人当胸推了她一下似的。接着她一声不吭地侧身倒了下去。两条胳膊向前伸着，鲜血从她的嘴里慢慢流出来。

我和萨沙马上意识到她死了，可是我们一时都惊呆了，只盯着她看，看了很久，嘴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最后，萨沙飞快地冲出厨房，逃走了，我呢，不知所措，靠着窗口，站在亮处。老板来了，忐忑不安地蹲下身，伸出一只手指摸摸厨娘的脸，说道：

“她真的死了……怎么回事啊？”

他走到墙角，对着显灵者尼古拉的圣像在胸前画起十字，做完祈祷，在外屋吩咐道：

“卡希林，快去报告警察！”

来了一个警察，他稍稍站停了一会儿，拿了茶钱就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来了，领来一个马车夫，他们一个抬头，一个抬脚，把厨娘抬到街上。老板娘站在外屋向外面瞅了一眼，吩咐我说：

“把地板擦洗干净！”

这时老板说：

“幸好她是在傍晚死的……”

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说“幸好”。我们躺下睡觉的时候，萨沙用特别温和的口气对我说：

“不要吹灭油灯！”

“你害怕了？”

他用被子捂住脑袋，一声不吭地躺着，躺了很久。夜很静，仿佛在竖耳倾听着什么，等待着什么。可我呢，仿佛觉得钟声即刻就要敲响，突然全城的人又是奔跑，又是喊叫，陷入一片惊惶之中。

萨沙从被子里露出鼻子，轻声地说：

“来吧，是不是一块儿睡在炉炕上？”

“睡炉炕太热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

“她怎么一下子就死了，啊？你瞧瞧，这就是巫婆……我睡不着……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于是他开始讲死人的事，他们怎样从坟墓里钻出来，半夜三更在城里到处游荡，寻找他们原来的住处，他们的亲人的住处。

“死人只记得城市在哪里，”他轻轻地说，“可是街道和房屋都记不得了……”

四周越来越寂静，似乎天色变得更黑了。萨沙稍微抬起头，问我：

“你想不想看看我的箱子？”

我早就想知道他的箱子里藏了些什么东西。他一直用挂锁锁着箱子，每次开箱子，总是特别警惕，要是我朝箱子瞟一眼，他马上粗鲁地问我：

“你想干什么？哼！”

他听我说想看，就从床上坐起来，但是并没有下床，却用命令的

口气叫我把箱子搬到床上他的脚跟前。箱子的钥匙用一根细绳子系着,和贴身的十字架串在一起套在他脖子上。他瞅了一下厨房里的黑暗的四角,郑重其事地皱皱眉头,把锁打开,对着箱盖吹了口气,好像会烫痛他手似的。最后他打开箱子,从里面拿出几套衣服。

箱子里一半放着大大小小的药盒子,五颜六色的包茶叶的纸片,还有装过鞋油的空盒子和沙丁鱼的空罐头。

“这是什么?”

“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……”

他用双腿夹住箱子,弯下腰,轻声地吟唱道:

“我的天哪……”

我等着看他的玩具:我从来没有玩具,常常装出不屑一顾的样子,可是对别人的玩具却很羡慕。我感到很高兴的是,像萨沙这样一个仪表堂堂的人也会有玩具。虽然他不好意思地把玩具藏起来,但是我能理解他的这种心情。

他打开第一个盒子,从里面拿出一副眼镜架子,把它架在鼻子上,然后一本正经地瞧着我,说:

“没有镜片一点没有关系,这种眼镜就是这样的!”

“让我戴一下!”

“这副眼镜架和你的眼睛不配。它是配黑眼睛的,可你的眼睛是浅蓝色的,”他解释说,装出老板的样子清了清嗓子,随即又提心吊胆地环顾一下整个厨房。

在一只装过鞋油的盒子里装着各式各样的钮扣。他得意地对我说:

“这些都是我从街上捡来的!我自己捡的。已经有三十七粒了……”

第三个盒子里原来装着许多大铜别针,也是从街上捡来的;还有铁鞋掌,有的磨损了,有的断裂了,也有的是好的;还有些鞋扣,一把铜门拉手,一只损坏了的骨制手杖镶头,一把女人的木梳,一本叫《圆梦和占卜》的书,以及许多和这些东西一样有价值的杂物。

想当初我捡破烂的时候，一个月所捡的起码要比他多十倍。萨沙的这些东西引起我心中的失望、不安和对他深切的怜悯。他目不转睛地瞧着每一件玩意儿，用手指心疼地抚摸着。他煞有介事地噘起厚嘴唇，用一双凸出的金鱼般的眼睛温柔而关切地看着，可是鼻梁上的眼镜使他的孩儿脸变得非常滑稽可笑。

“这些东西你捡来干什么？”

他从架着的眼镜后面匆匆瞥了我一眼，用清脆响亮的童音问我：

“你想要吗？我送你一件。”

“不，我不要……”

我看得出来，我的拒绝和对他这些宝贝玩意儿的不在乎，使他觉得十分不悦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

“你去拿条毛巾来，我们把这些玩意儿擦一下，要不，都是灰尘……”

所有这些东西擦完放回去以后，他就钻进被窝，面壁面睡了。外面下着雨，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，风扑打着窗户。

萨沙背对着我说：

“等到花园里干燥了，我再给你看一件东西，你看了，一定会大吃一惊。”

我在铺床睡觉，没有吭声。

又过了不一会儿，他突然跃起身来，用两只手去抓墙壁，用动人心魄的那种恳切口气说：

“我害怕……天哪，我好害怕呀！上帝，饶恕我吧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我一下子被他吓呆了：我似乎觉得厨娘就站在朝着院子的窗口，背对着我，低着头，用她的前额抵着窗玻璃，就像她活着的时候在观赏斗鸡一样。

萨沙一面痛哭，一面抓墙壁，不住地登着两条腿。我费了好大的劲，像踩在烧红的炭火上一样，头也不回地绕过灶头，在他的身旁躺下了。